

# 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

——杜波依斯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探析

王 卓 王恩铭

**内容提要** 作为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黑人融入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本文就这两种思想和两种策略的基本内容及其背后逻辑进行了探讨,指出,从本质上讲,杜波依斯希望并要求黑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但是,当这些希望和诉求遭到白人社会拒绝和反对后,杜波依斯便转向黑人民族主义。终其一生,这两种观点交替出现在杜波依斯的政治思想和斗争策略上。

**关键词** 美国 黑人 民族主义 融入主义

美国黑人领袖中,杜波依斯(W.E.B. Du Bois)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对美国黑人政治思想的贡献尤为突出。他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黑人民族主义和融合主义思想这两条主线。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拒绝同化,保持黑人民族特性;所谓“融入主义”就是接受同化,融入于白人社会。前者我们简单地称为“要做黑人”,后者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要做美国人”。杜波依斯认为,“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这种双重身份认同的矛盾心态存在于所有的黑人心中,并为此做了淋漓尽致的阐述:

黑人感到他的两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因此,在他黑肤色躯体里存在着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个不断争斗的理想和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精神。美国黑人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奋斗历史,即:渴望获取自觉的人类尊严,把他的双重性合二为一,成为一个更好、更真实的自我。他不会使美国非洲化,因为美国有许多东西可以贡献给世界和非洲。他也不会让黑人灵魂在美国白人思想文化的洪流中漂白蜕变,因为他知道,黑人血液里潜藏着整个世纪的信息。实际上,美国黑人仅仅希望有可能既做黑人又做美国人……<sup>①</sup>

本文拟就杜波依斯指出的黑人双重身份认同问题做一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种双重身份认同的原因及其消长之结果。

## 一、黑人民族主义思想

杜波依斯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黑人学者和黑人思想家。无论是他在美国东北部小镇上遭受的种族歧视,还是他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感受到的种族偏见,杜波依斯始终十分清楚自己灵魂归宿在何处。1888年,杜波依斯以相当饱满的激情,写下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的感受:“种族分离思想(separation)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之中。黑人出生在美国,但却遭到她的拒绝和排斥,黑人

<sup>①</sup> W.E.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Chicago: A.C. Mc Clurg, 1965, p.3.

早已成为一个分离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民族”。<sup>①</sup>为此,他提出发展黑人民族主义思想。

发展黑人民族主义思想,首先必须追根溯源,搞清楚懂本民族的本质特性。在杜波依斯看来,人类尽管在肤色、生理结构和外貌特征上存在诸多区别,但真正区别他们的是民族精神、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诚然,各民族精神与其生理结构有关,但前者可以超越后者,因而它是确定该民族的主要因素。<sup>②</sup>顺此思路,杜波依斯进而指出,既然各民族自有特色,她们之间不应存在优劣之分,更不应该因民族差异而人为地实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导致民族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恰恰相反,因为人类世界存在着民族多样性,各民族都可以向世界文明发展贡献其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使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sup>③</sup>

在这一框架之下,杜波依斯开始探讨黑人在人类大家庭里的作用和地位。他承认,20世纪之前,黑人尚未给予世界文明以足够的贡献,其在大家庭的声音仍十分微弱。但杜波依斯随即指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不是黑民族本身没有富有价值的东西可以贡献给世界,而是因为包括美国黑人在内的黑民族,长期以来受人压迫和剥削,致使他们在文化艺术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发展受到抑制。杜波依斯强调,这种情况不独黑人如此,其他有色人种也不例外,如亚洲那些沦为殖民地的国家等。<sup>④</sup>

既然黑民族难以为世界大家庭做出贡献是由于外界歧视和压迫造成的,那么,黑民族要履行其义务的话,他们该怎么做呢?杜波依斯认为,黑人一是要积极斗争,消除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歧视,二是要奋发努力,大力挖掘和充分开发黑民族的文化宝藏,使黑人成为一个值得尊重的民族。他认为,这两者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因为歧视是制约民族发展的最大障碍,一旦扫除了这一障碍,民族发展之路就可以畅通无阻。杜波依斯同时指出,黑人除了与白人种族主义势力开展斗争之外,还必须注意在各方面发展自己,用自己的业绩和成绩来证明,黑种人与白种人之间不存在优劣之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黑人有必要弘扬和振兴黑人文化艺术,让它们闪亮出应有的光芒。<sup>⑤</sup>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和黑人领袖,杜波依斯绝不回避黑人内部存在的问题。譬如,他在解释黑人之所以尚未为世界文明做出足够贡献时指出,来自外部的剥削和压制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黑人自己本身也难辞其咎。他曾不无痛心地指出,黑人中为数不少的人因长期生活在白人奴役之下而缺少自主意识,其中很多人不仅缺失自律,对自己没有基本的道德要求,而且政治觉悟低下,法治概念单薄。更有甚者,相当多的黑人言语粗俗、行为不端、性行为不检点,犯罪倾向严重,在社会中造成了相当坏的影响。杜波依斯为此提出,“除非我们黑人战胜自己身上的弊端恶习,不然,这些弊端恶习必将战胜我们”。<sup>⑥</sup>杜波依斯认为,惟其如此,蒙在黑人身上的耻辱才可能洗刷干净;也唯其如此,黑民族才可能受到其他民族的尊重。他相信,“只要黑人尽其所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他们完全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上帝创造的地球上,还没有一个民族在体力、智力和道德方面有力量战胜黑人”。<sup>⑦</sup>

除了在道德上自我提高、加强修养和增强民族自豪感之外,杜波依斯特别强调黑人的经济发展,认为黑人有必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工业技术,提供自己的生存能力。杜波依斯对一味抱怨的黑人很不以为然,认为大批黑人不思进取的懒惰行为将严重影响黑人的经济独立。为此,他号召黑人培养良好的工作习惯,勤奋劳动、自力更生,通过自己的顽强奋斗走出经济困境,成为经济上的强

① “What Will the Negro Do?” MS, 1889, 转引自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6, pp.190-191。

②③④⑤⑥⑦ W.E.B.Du Bois, “The Conservation of Races,” 转引自 John Bracey et al., (ed.),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70, pp.254,261,255-256,256,260,260-261。

者。<sup>①</sup>考虑到种族主义在美国根深蒂固,黑人作为个人在经济独立路上难以作为,所以,杜波依斯号召黑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不然我们黑人就没有机会取胜”。一旦千百万黑人一起行动起来,加入到这股集体力量形成的洪流之中,黑人力量不仅让世人刮目相看,而且自己也会增强自信,实行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sup>②</sup>循此思路,杜波依斯积极鼓励和敦促黑人组建黑人银行、开办黑人企业、建立黑人经济联合机构,通过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的合作方式提供黑人的经济实力。<sup>③</sup>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黑人经济只是杜波依斯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是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提高黑人的经济地位,为他们获得其他方面的平等权利提供基础,那么,文化民族主义则是为了树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以赢得其他民族的认可和尊敬。杜波依斯始终认为,黑人的文化创造力是毋庸置疑的,他们的天性使他们成为天然的艺术家的,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艺术感悟力。正是这种天然的感悟力,埃及人和哈里发人(the Ommiads)创造了辉煌的艺术,贝宁人制造了技术精湛的铜器,而美国黑人则为美国贡献了爵士乐这一“唯一真正的美国音乐”。<sup>④</sup>

既然黑人具有如此明显的天赋,为什么他们在美国没有创造出与他们天赋相匹配的文化艺术呢?杜波依斯认为,由于白人对黑人有成见,不仅拒绝承认黑人艺术方面的特长,而且想方设法剥夺黑人在文化艺术上的创作活动。譬如,奴隶制时期,黑人生存都成问题,他们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艺术创作?更为严重的是,白人长期以来向黑人灌输种族主义思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让黑人接受白种人优等、黑人劣等的说法,致使许多黑人怀疑自己的审美能力,不去注意开发和展现自己的艺术才能。为此,杜波依斯提出“双管齐下”的建议,即一方面要求白人丢弃对黑人的偏见,认真研究黑人在绘画、诗歌、舞蹈、音乐和民俗等方面的文化艺术成就,另一方面号召黑人摆脱自卑心态,挖掘黑人的文化资源,用黑人的民族传统去创造灿烂的文化艺术,以此来证明“黑人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是人类的一员”。<sup>⑤</sup>

需要指出的是,杜波依斯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美国黑人,它还包括非洲的黑人及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黑人,即泛非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用杜波依斯的话来讲,就是通过“黑非洲的努力来让全世界的黑人获得拯救”。<sup>⑥</sup>作为一个黑人,杜波依斯对黑非洲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殷切的希望。早在1900年,他就对非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仅那年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泛非主义”会议,而且还为会议起草了大会宣言。在他看来,美国黑人问题与非洲黑人问题及其他地区的黑人问题紧密相连、息息相关。20世纪初,杜波依斯敏锐而又精辟地指出,“20世界的问题是肤色界限问题”,即亚非拉有色人种与欧美白人之间的问题。<sup>⑦</sup>在杜波依斯看来,黑人的自由和解放是相互联系在一起,不管是非洲黑人还是美国黑人,抑或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黑人,他们在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斗争中都应该互相支持、互相声援,结成一条坚固的统一战线,因为他们的祖先都源于非洲,他们世代都遭受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的欺凌和压迫,他们面临的敌人都是白人种族主义。杜波依斯表示相信:“未来世界将极有可能由有色人种来创造”,因为“这个世界上的

①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pp.193-194.

② “Negro in Business”, 转引自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p.194.

③ “On Support for Black Business Enterprise” and “On Cooperation Among Black Consumers”, 转引自 John Bracey et al., (ed.),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pp.262-26.

④ “The Negro in Literature and Art”, 转引自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pp.203-205.

⑤ “Let Us Train Ourselves to See Beauty in Black”, 转引自 John H.Bracey et al., *Black Nationalism in America*, pp.276-288.

⑥ Thomas Lyons, *Black Leadership in American History*, Californi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1, p.117.

⑦ David G.Du Bois, “Understanding the Legacy of W.E.B.Du Bois”, *Perspective*, October, 1993, pp.59-69.



大多数人是有色人种”。<sup>①</sup>

综上所述,杜波依斯的黑人民族主义既涉及经济民族主义,又关乎文化民族主义,还包括泛非主义范围内的全世界黑人民族主义。杜波依斯认为,这些不同层面和不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都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仅在某一层面或某种范围内实现的民族主义是不彻底的民族主义,只有多层面、全范围实现民族主义才算是彻底的民族主义。

## 二、融入主义思想

杜波依斯的民族主义思想,包括他比较极端化的黑人“自我隔离”主张,只是他政治思想中的一部分。如同一枚硬币有两面一样,杜波依斯的政治思想还包括与民族主义相对应的另一部分,即融入主义思想。如果说他的黑人民族主义有黑人与白人相分离,甚至“自我分离”的倾向,那么,他的融入主义思想则恰好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融入主义”就是主张黑人融入白人社会,成为美国社会的平等一员。用更直白的话讲,黑人民族主义强调“做黑人”,黑人融入主义讲“做美国人”。

表面看来,民族主义与融入主义相互排斥,互不相容,实际上它们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设想一下,如果白人社会不设置种族隔离障碍,不歧视和欺压黑人,那么,黑人就可以融入白人社会,既没必要强调黑人民族主义,更没道理“自我隔离”。同样,如果黑人真正要求分离或“自我隔离”,最有效且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此难题的方法,就是放弃他们的美国身份,返回非洲,获得全面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但问题是,黑人不愿也没有理由离开这个他们一起参与建设的美利坚合众国。于是,黑人在强调民族主义的同时,又提出融入主义的主张。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悖论,使黑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混乱。关于这一点,杜波依斯曾做过极为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黑人在美国被给予第二视觉,因为美国社会不让他具有真正意义的自我意识,而只是让他通过另外一个世界来展现自己。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是一种双重意识,一种永远只有借助他人眼光来了解自己的感受。那个世界带着蔑视和怜悯看着你,而你必须用他规定的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灵魂。黑人感到他的双重性,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正是黑人的执著和坚强,他的躯体才没被撕裂成二。<sup>②</sup>

相当程度上讲,正是杜波依斯认识到了黑人的这种双重性,他在鼓励和敦促黑人继承和发扬黑人民族主义精神、提高和发展黑人经济力量时,始终没有忘记黑人的美国人身份。换言之,杜波依斯在矢志推进黑人民族主义时,积极争取黑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公民权利,“使黑人不仅为自己是黑人而感到自豪,而且还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sup>③</sup>这里所谓的“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自豪”,实际上指的就是让黑人融入美国社会,像所有其他美国人一样,享受美国公民应有的一切权利,行使美国公民应有的一切义务。杜波依斯认为,惟其如此,黑人才可能不再生活在美国白人社会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里,低声下气地受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的欺压和歧视。

然而,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主义思想如此根深蒂固的社会里,黑人要昂起头来“做自豪的美国人”又谈何容易?为实现这一目标,杜波依斯提出了融入主义。在杜波依斯看来,白人社会是不会主动“打开大门”,请黑人融入他们白人世界的。既然如此,黑人要融入白人社会就必须积极行动,

<sup>①</sup> W.E.B. Du Bois, “Pan-Africa and New Racial Philosophy”, 转引自 Cary D. Wintz (ed.),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1890-1930*, New York: M.E. Sharpe, 1996, pp.152-155; David G. Du Bois, “Understanding the Legacy of W.E.B. Du Bois”, *Perspective*, October, 1993, pp.59-69。

<sup>②</sup> W.E.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p.3.

<sup>③</sup> Elliott Rudwick, *W.E.B. Du Bois: Propagandist of the Negro Protest*, New York: Atheneum, 1968, p.298.

采取抗议和抗争手段,尽一切可能“拉开”进入白人社会的“大门”。作为一个每日目睹黑人遭受欺凌、自己不时受到白人歧视的黑人知识分子,杜波依斯早就意识到,鼓动(agitation)和抗议(protest)是黑人进入美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第一步。道理很简单,如果黑人自己不鼓动抗议的话,美国白人社会绝不会主动“邀请”黑人进去。这里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为何需要这样强调?如此不言自明的主张为何没有其他人提出?

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考察一下该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从时间上讲,杜波依斯鼓动和抗议的主张是20世纪初提出的。其时,白人社会,尤其是南方种族主义势力为代表的白人社会,以种种合法或非法方式,政治上剥夺黑人的公民权利,经济上剥削黑人的辛勤劳动,社会上把黑人与白人隔离开来,文化上向黑人灌输白人至上主义思想,致使黑人生活在压抑又无可奈何的氛围之中。在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淫威之下,黑人领袖中鲜有人提出抗议形式的斗争。于是乎,以布克·T·华盛顿为代表的妥协主义观点成了当时美国黑人的主导思想。在这种万马齐喑的背景下,杜波依斯提出鼓动和抗议的政治主张,足见其政治胆略非同一般,其思想敏锐度高人一筹。

具体而言,杜波依斯所说的“鼓动”,就是呼吁黑人不要麻木不仁,听任白人种族主义者肆意欺压,而是应该行动起来,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做斗争。杜波依斯所说的“抗议”,就是要求黑人向一切剥夺黑人政治公民权、经济发展权和社会平等权的法律和政策进行抗议,展开斗争。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在抗议和斗争中,必须设法揭露种族主义的本质,突显它们与美国自由、民主、平等理念的矛盾,争取黑人作为美国公民在所有这些方面理应享有的权利。

如前面所提及的,当时,白人和大多数黑人都认同布克·T·华盛顿“逆来顺受”的观点和迎合白人要求的妥协立场。杜波依斯所提出的“鼓动”和“抗议”的主张显得与它们针锋相对、格格不入。为了据理力争,杜波依斯在其撰写的《关于布克·T·华盛顿先生及其他问题》一文中,一方面对华盛顿的妥协调和思想进行驳斥,另一方面去争取华盛顿认为尚没必要但杜波依斯认为必不可少的三大权利——选举权、公民权和受教育权。杜波依斯承认,在种族主义盛行于世的情况下,这些权利未必即可获取,但是,黑人决不应该因此而“自愿放弃这些权利,更不能坚持说不需要这些权利”。恰恰相反,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应该知其难而迎头而上去积极争取,因为“一个民族要得到尊重,不是通过贬低和取笑自己的方法”,而是通过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的方法。为此,杜波依斯向自己的同胞大声疾呼,在争取这三大权利时一定要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因为“选举权对现代人类来说必不可少”,平等权对维护人的尊严至关重要,“至于受教育权,则是白人和黑人都需要”。<sup>①</sup>

鉴于“鼓动”和“抗议”是黑人融入美国白人社会的基本途径,杜波依斯在其1904年撰写的《分道扬镳》一文中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指出,美国黑人自开始为自由斗争起就在下列问题上形成了基本的认识:所有层次的教育应该向黑人开放;美国所有公民都享有选举权;一个人的尊严和个性只有在健全的民权体制下才可能得到保障;黑人未来必将成为拥有所有政治和公民权的美国人,并将为此而不懈斗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sup>②</sup>他认为,这些思想是指导黑人政治斗争的基础,偏离了它们,黑人就难以在美国生存,更遑论以平等公民身份享受美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权利。

杜波依斯在黑人公民选举权和公民平等权(voting right and equality of civil rights)等基本人权问题上的态度和主张坚定不移、旗帜鲜明。无论是在由他组织发起的“尼亚加拉运动”中,还是在他参与介入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组织中,他都一以贯之地为黑人公民权和平等权而大声疾

<sup>①</sup> W.E.B. Du Bois, “Of Mr. Booker T. Washington and Others”, Francis Broderick and August Meier (ed.), *Negro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65, p.51, 53-54.

<sup>②</sup> W.E.B. Du Bois, “The Parting of the Ways”, in Cary D. Wintz (ed.),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pp.95-98.

呼,成为马丁·路德·金之前黑人领袖中“为争取黑人公民权,为黑人融入美国社会而奋斗的最坚定不移的鼓动者、最具饱满精神的斗士、最耀眼夺目的勇士”。<sup>①</sup>借助其充满激情的战斗之笔和雄辩有力的犀利语言,杜波依斯在其主编的《危机》和《地平线》刊物上反复强调,要融入美国社会,黑人必须先要赢得政治选举权和公民权。没有这两种权利,黑人的经济财产得不到保障;一旦经济财产得不到保障,他们的生存就受到威胁。如此恶性循环,黑人不仅政治上享受不到应有的权利,而且经济上也将受人控制,丧失自立能力。他坚持认为,黑人只有当政治选举权和社会平等权都获得之后,他们才可能融入美国社会。回避它们,黑人将“招来灾难”。<sup>②</sup>

既然“鼓动”和“抗议”都不是一两个人或一两个组织能完成的时期,既然争取选举权与黑人命运休戚相关,那么,此使命该由谁来担当呢?动员所有的黑人自不必说,但更重要的谁来充当先锋领导角色。在杜波依斯看来,大多数黑人长期以来遭受压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无法胜任这一角色。为此,他把拯救黑人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所称作的“十分之一人才”(talented tenth),因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知识广博、目光远大、富有雄心壮志,不仅能为黑人群众指点迷津,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地带领黑人去争取公民权,实现融入美国社会的最终目的。<sup>③</sup>简言之,黑人中的“十分之一人才”将以他们的才华赢得白人的尊重,为黑人融入美国社会开辟一条通道。

综上所述,杜波依斯在提出黑人民族主义的同时,还提出了黑人融入主义的观点,认为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群,黑人有一百个理由做美国人的权利。只要美国社会向他们开放,他们将乐意融入进去。

### 三、历史意义

从本质上讲,杜波依斯有关黑人能够融入美国社会的思想根植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从他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还是从他的著述内容来看,杜波依斯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坚信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黑人领袖。他对美国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对美国的价值观、人权观和立国精神都一一认同,奉为圭臬。当他宣称“既做骄傲的美国人,又做骄傲的黑人”时,他对美国信条的认同和赞许已昭然若揭、不言自明。之所以在“做骄傲的美国人”时,“又做骄傲的黑人”,是因为黑人还有许多不同于白人的民族文化特性。换言之,杜波依斯认为,“从出生地、语言、政治理想和宗教信仰上讲,黑人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是,从文化习俗、家庭价值观和民族传统来讲,黑人具有独特而又鲜明的民族特点”。<sup>④</sup>

在杜波依斯看来,黑人的美国人身份原本无可置疑,但是,由于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作怪,黑人先是沦为奴隶,继而成为二等公民,且长期以来被看做黑人,而不是美国人。在他对美国自由主义理念和自由主义实践感到彻底失望之前,杜波依斯基本上一直坚持认为,只要消除白人偏见,只要种族之间加强沟通,只要黑人坚持奋斗,黑人是可以融入美国社会的。下面一段文字很能说明杜波依斯的思想转变过程:

我们要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这些问题昨晚提出时,它们的答案相当明确:我们要做美国人,做完完全全的美国人,拥有其他美国公民享有的一切权利。但是仅就如此而已吗?我们仅就想做美国人吗?我们黑人的脑海中,都曾闪现过一次美国应该是怎样一个

①②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p.200.

③ W.E.B. Du Bois, "The Talented Tenth", in Elliott Rudwick and Francis L. Broderick (ed.), *Black Protest Though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47-53.

④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1880-1915*, pp.194-195.



国家的清晰想法,我们黑人依一种美国白人看不到的方式观察美国。目睹它仍是这个样子(歧视和压迫黑人),我们对它现在的理念还会满意吗?<sup>①</sup>

这是杜波依斯 1926 年写下的文字。他自问自答的句子显露出他忽而确信忽而疑惑的语气,表明他“昨晚”对做“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仍确信无疑,但此时此刻却疑惑不已。这说明,只要存在些许希望,只要白人社会平等对待黑人,只要黑人能够享受白人享受的权利,杜波依斯就会为黑人融入美国社会去积极争取,成为“完完全全的美国人”。但是,一旦种族主义变本加厉,致使所有这些希望落空,那么,杜波依斯就会对“仅仅就想做美国人”的想法打上问号,并由此转向“做黑人”的主张。

就杜波依斯而言,“做美国人,还是做黑人”这个问题,就如同哈姆雷特一直不停追问的“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一样,始终困扰着他,贯穿于他一生的政治思想历程。作为一个出生于美国,且又笃信美国自由主义理念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当然想做一个“骄傲的美国人”。但是,作为一个认同自己民族文化、关心自己民族命运的黑人领袖,他又想做一个“骄傲的黑人”。杜波依斯对“美国人”和“黑人”这两种身份认同和追求,决定了他的政治思想必定要在民族主义和融入主义之间徘徊。有的时候,前者占上风,有的时候,后者占主导地位,其立场变化主要取决于白人社会对黑人的接纳和排斥程度。白人社会接纳程度高,黑人融入主义更可能占上风;反之,白人社会排斥程度高,黑人民族主义更可能占主导地位。毋庸说,最理想的结局当然是白人社会允许他们“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然而,在杜波依斯生活的年代,这种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之妄想。于是,黑人只能在“做美国人”和“做黑人”之间“切换”徘徊,忽而高呼融入主义的口号,忽而擎起民族主义的旗帜。

目前为此,杜波依斯是美国黑人领袖和黑人社会活动家中思想最丰富,且把其思想阐述得最清晰和最完整的人。<sup>②</sup>无论是在论述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方面,还是在阐述黑人融入主义思想方面,杜波依斯都以其深邃的见解和透彻的分析,显示出他胜于其他黑人领袖的才华和能力。以黑人民族主义为例。布克·T·华盛顿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侧重于黑人的自尊、自助和自律,以及通过勤劳简朴的生活方式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赢得白人的尊重,直至最后在白人社会认可和接纳的基础上,成为社会的平等一员。杜波依斯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内容更多更广,而且意义更深更远。他不仅包括黑人的良好教育、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个人素质,而且还包括黑人寻找挖掘黑人民族历史、继承和发扬黑人民族传统文化,创作建设黑人民族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是,杜波依斯坚持认为,黑人一定要先争取政治选举权和社会平等权,以确保自己的其他权利得到保障。此外,杜波依斯的黑人民族主义思想还包括非洲和其他地方的黑人。他主张全世界黑人团结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共同为世界文明和进步事业做出贡献。

同样,杜波依斯在黑人融入主义问题上的思想深度和广度也胜于其他黑人领袖。总体上讲,不少主张黑人融入美国社会的黑人领袖大多强调黑人有权成为美国人,有权利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较少或鲜有明确分清黑人民族特性与美国黑人身份直接的关系。杜波依斯不同。他毫不含糊地申明,美国黑人既要做“骄傲的美国人”,又要做“骄傲的黑人”。用现在多元文化主义理论来解读他的这一观点,那就是杜波依斯反对黑人在美国大熔炉里被熔化掉,即被以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缩写 WASP)为代表的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相反,

<sup>①</sup> Michael C. Dawson, *Black Visions: The Roots of Contemporary African-American Political Ideolog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309.

<sup>②</sup> Adolph L. Reed, Jr., *W.E.B. Du Boi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3.

他主张黑人保护和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为美国文明进程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换言之,杜波依斯所说的黑人融入美国社会,指的是黑人既有权利全面参加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活动,又有权利按照自己文化习俗和传统价值在美国生活。<sup>①</sup>根据杜波依斯的描绘,在这种多元文化模式下,包括白人和黑人在内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将在平等、包容、正义、和谐的基础上共同生活”。<sup>②</sup>显然,与其他黑人领袖的融入主义思想相比,杜波依斯的融入主义思想,不仅层次上更分明、意义更深刻,而且更高瞻远瞩、也更富有想象力。

总而言之,作为学者、鼓动家和思想家,杜波依斯对美国黑人的民权斗争、美国黑人政治思想发展和美国民主实践的改进,都做出了不少贡献。他以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向世人尤其是向自己的黑人同胞证明:黑人不必因自己是黑人而感到耻辱,更不必为此而甘做“二等公民”。他赞叹西方文明,认同西方政治价值观,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崇高理想。这些是他主张黑人融入主义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杜波依斯珍惜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坚信黑人的独特习俗、艺术创造、历史经验和价值观念,都可以给白人社会提供全新的精神养料。这些构成了他黑人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当白人主流社会比较开明、比较宽容和比较开放时,杜波依斯更可能主张和提倡黑人融入主义。相反,当白人主流社会比较保守、比较歧视、比较排外时,杜波依斯更可能主张和提倡黑人民族主义。

换言之,杜波依斯的黑人融入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成交替变动状态。其“切换”时机和程度主要取决于白人主流社会对黑人诉求的回应方式和回应程度。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黑人愿意并要求融入美国社会,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员。此时,融入主义往往占上风。但是,当他们的诉求遭受拒绝和排斥后,当他们的希望反复被白人种族主义势力粉碎后,黑人便转向民族主义。此时,民族主义常常成为黑人的主导思想。毋庸说,这种“切换”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更多情况下它们交互转化。毕竟,就杜波依斯和其他无数的黑人而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想“既做美国人,又做黑人”。

**Abstract** As an African American leader, Du Bois put forward different political ideas and different strategies at different times, among which nationalism and integrationism stood out most prominently. The present paper discusses these two political ideologies and strategies through examining their main contents and analyzing the underlying logic. It argues that fundamentally speaking, Du Bois was an integrationist, encouraging black people to integrate into the American society. He shifted to nationalism only when opposition and rejection from the white society broke his hope and dream. Throughout his life, integrationism and nationalism alternated in his political thought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王卓,讲师,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上海,201209;王思铭,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黄凌翹]

<sup>①</sup> 见 August Meier, *Negro Thought in America*, Chapter XI, 注 11。

<sup>②</sup> 转引自 Elliott Rudwick, *W.E.B. Du Bois: Propagandist*, p.298。